



■ 图片故事

# 跟河水一样清澈

□ 潘新日 文/图

一看见有人往河里倒垃圾，六叔就急了，他跑到村子里大骂了一阵，便让村东头的傻根拉着架子车，把垃圾清理了一遍。

六叔嘴里叼着烟，眯着眼睛又在村子里绕了一圈，挨家挨户地叮嘱大家，不要随便往河里倒垃圾，他每走一家都会在离开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，再发现有人倒垃圾，哪家都跑不掉，全村子都要挨罚。大家知道，六叔不是在吓唬大家，他这个人，说的出来，就做的出来。

六叔原来当过县委书记，后来调到市土地局当局长，退休后，他回到老家，当了村里的第一书记，按现在县委书记的话，他是全县村干部中级别最高的，和县长一般大。

家门前有一条河，一年四季沿着村子流淌着甘冽的清泉，小时候，六叔在里面洗澡、洗菜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。那时，村子里浇地、吃水都是从这条河流取的水，可以说，六叔对这条河有着很深的感情，它是六叔心中的母亲河。

但是，有很长时间，这条河变成了一条臭河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污水沿着河道横流着。也没什么可以奇怪的，人们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环境治理，久而久之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好在政府觉醒得早，环境才慢慢改善。

六叔当河长还是今年春天的事，他主动请缨，走马上任，开始了艰难的河道治理工作。

六叔这人还是那么强硬，谁的话都听不进，天王老子都不买账，他一门心思想着碧水蓝天，倾所有人之力还后人以清澈的河流。

河上游有个化工厂，不属于他这个河长的管辖范围，他就联合上游的河长一起去找化工厂的老板。开始，化工厂的老板总是以各种理由敷衍搪塞，那个河长

没了主意，六叔却不吃他那一套，先是让县环保局下整改意见，接着带着群众住在厂里不让生产，化工厂老板无奈，只好花大价钱购买了污水处理系统，六叔才带着人离开。

村子里有两个养猪大户，一个是他的本家侄子，一个是县长的亲戚，都是前任河长拔不掉的钉子。六叔一上任，二话不说关了侄子的养猪场，即便他侄子一家整天哭哭啼啼都不管用，六叔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。没有办法，两个养猪场只能按照环保要求，修建了地下粪便处理系统才能养猪。现在，养猪场的沼气可以供整个村子使用，既节能又环保。他侄子至今都不理解他这个倔老头，怎么那么爱管闲事。

村子最恨他的不是他的侄子，要数搞运输的大嘴了。他这几年积攒了不少钱，想在河边建一栋别墅，他知道六叔的话难说，老早的，就托人做六叔的工作，还买了很多礼物给六叔送去。六叔说什么都不要，任凭你说破嘴皮子，也不松半个字，恨得大嘴牙痒痒，干着急，没办法。六叔的理由很简单，离河流太近，容易产生生活垃圾，污染河流，要建可以，必须远离河道。大嘴也是刺头，他索性来了个先斩后奏，趁六叔去县城开会的当口，偷偷地把根基上。他想，等六叔回来看见，已经为时过晚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可六叔却不是他想的那样，他二话不说，就搬把椅子坐在上面，坚决不准施工。大嘴破了财，吃了哑巴亏，实在无法，只好后撤了五百米。

如今，长江河绕着村子静静地流淌着，保持着最原始的自然生态，六叔这个为河流奔忙的河长还在为更美的环境奔忙着，他的心跟河水一样清澈，汨汨流淌着……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

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  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■ 家庭相册

## 寒来无处寄寒衣

□ 韩星星 文/图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知道这首诗时，我还不知《诗经》，大舅更不会知晓。但我的乳名就源自这句诗。大舅目不识丁，却请人给我取个很有学问的名字。每次说起我的名字，母亲都骄傲地称大舅取的，并洋洋得意地引经据典。这也是母亲鲜有的得意。

那时家贫，一家六口人，全靠几亩地生活。没有机械，农活拼得是血汗和力气。父母要忙地里的口粮，无暇顾及我们。大舅也会过来帮忙，但早出晚归的，我很少见到他。

二姐遭遇车祸，我嗷嗷待哺，父亲顾此失彼，决定把三姐送人。大舅没反对，瞒着母亲送走三姐。母亲知道后，哭闹得撕心裂肺。父亲和大舅蹲在地上，低着头，任凭母亲撕咬抽打。整整一年，每天晚上，母亲都抱着三姐的衣服，喃喃自语，眼泪不止。

这是大姐告诉我的。我一顽劣，她就咬牙切齿，说都怨我！要不然，三姐也不会送人，母亲也不会落下一身病，父亲、大舅也不会一夜白头……少不谏事，我强词夺理，是他们自找的，谁叫三姐不是男孩！大姐就追着我打，父母却冷眼旁观，不闻不问。

我总想，他们都恨我，我长



大一定要离开！

只有大舅疼我，每次来都给我带吃的、穿的。外婆外公去世早，大舅拉扯着二舅、姨和母亲，不仅精于农活，也擅长女红。我们的衣服都是大舅做的。我的衣服最漂亮，里面还常藏着糖和玩具。整个童年，大舅是我鲜有的暖 and 甜。

我是家里的老幺，唯一的男孩，却没享受任何偏待。很小，我就挎着比我大的篮子割草、喂

牛、放羊；年岁稍长，就随大人收种、除草、施肥。我从叫苦，累了就想，早晚我会离开，再不回来。我告诉大舅，他说：火子，别怨他们，尤其是娘，长大你就明白了。

我长大了，却没有明白。只是，我实现了誓言，考上大学，离家在城市生活。

大舅病危，我回去看他。七年了，我第一次回到故乡。母亲老了，要捧着我的脸才能看清，大舅也是。我心底闪过一丝悲伤，很快又变成快意。大舅还是没能熬过去，那句话临终都没说完：别怨你母亲，常回家……兄妹连心，大舅去世后，母亲的身体也迅速垮了。我也留了下来。

天气渐冷，母亲吃过药，我帮她找衣服。满满一柜子，小的、大的、旧的、新的。母亲一件件说着，穿旧的是大姐和二姐的，崭新的是三姐和我的……说着说着，母亲泣不成声：火子，对不起，一看到你我就想起……我抱住她：娘，没事，我都知道了。

《诗经》说：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……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。田唆至喜。大舅不明白，为了照顾弟妹，他终生未娶；母亲和我不明白，一直相互迁怒了这么多年。

寒衣节，我带母亲给大舅上坟。坟冢被平了，难觅他的痕迹。远路东西欲问谁，寒来无处寄寒衣。大舅，天堂好吗？

## 散文亦是好诗篇

□ 于德深

有人说，读杨朔的散文，就像品一杯清香的茶，既爽口又清馨，茶品完了，其味还萦绕在唇边。

杨朔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和散文家。早在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，广州沦陷，他就以《救亡日报》特约记者的身份，写了战地报告文学《风陵渡》。这是杨朔战地生活的最初纪实。不久，他随部队从山西到河北参加战斗，并在宣化的一个钢铁厂蹲点，这期间他写了反映矿工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篇小说《红石山》。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几个战役，和战士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奔波在前线采访。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，他采写了国民党32师师长被活捉的通讯《床下将军》，写活了师长在被捉时的狼狽相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同志愿军一同前往朝鲜战场，在被敌人炮火震得摇摇晃晃的茅草屋里，写下了中篇小说《三千里江山》。作品深刻生动地写出了许多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。

解放后，杨朔被分配搞外事活动，这给杨朔的写作生涯开拓了更多的空间。这期间他先后访问了多个国家，1956年夏在新德里，他写了散文《印度情思》，1961年春在东京，他写了散文《樱花雨》；走访亚非国家时，他写了散文《生命泉》、《巴缠的火焰》，描绘了亚非国家人民要解放，国家要独立的景物和风光。

对于杨朔的作品，我更喜欢他的现代散文。杨朔的散文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日臻成熟的。他的散文，放得开，但又能收归到他所要求的主题思想上来，正所谓“形散神不散”。《荔枝蜜》就给了我们诸多的思考。当写到一只公蜂最多能活六个月时，杨朔被蜜蜂的精神震撼了：“我的心不禁一颤，多可爱的小生灵啊，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蜜，又是在创造生活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，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！”写到这里，杨朔深情地说：“这夜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。”

这正是杨朔心灵的写照，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孕育着思想，孕育着理念，时刻准备着为人民做一只小小的蜜蜂，或者是一朵浪花……他在散文《雪浪花》中，以海边观潮为背景，从一群姑娘和老泰山的对话中，引出全篇的中心主题。老泰山说：“别看浪花小，无数浪花集到一起，心齐，又有韧性，就是这样咬啊咬

的，咬上几百年，几千年，几万年，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。”这番话听起来像老人在唠家常，然而作者以敏锐的画面感，像拍电影似的把一个特写镜头呈现在读者面前，以此深化了老泰山的形象，加强了读者对老泰山这番话的思考。作者又笔锋一转，写了老泰山在解放前后的经历，进而烘托老泰山的人格魅力。之后便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：“我觉得，老泰山恰似一朵浪花，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，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，激扬飞溅，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……”写到这里，文章的深刻含义已充分地展示出来。

如果说作者写老泰山与姑娘的第一次对话，只是从自然现象引发感慨的话，那么作者的第二次议论则具体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：生活本身包含了深远的哲理，而这些哲理正是从最平凡普通的老百姓言谈举止中孕育而生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。

今天，我们重读杨朔的这些散文时，依然会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受到一次洗礼。

